生活故事

过江轮渡

■郭小凡 文

久居上海,坐得最多的是浦江轮渡。

从浦西到浦东,不过几分钟,却仿佛渡过一小段历史。黄浦江的水浊黄,轮船驶过,翻起白花花的浪,旋即又合拢,像从未被划开。江风拂面,潮润,混着对岸高楼玻璃幕墙折来的凉意。

坐过多次轮渡,却很少专为坐而坐。总是在赶路,匆匆上去,又匆匆下来。甲板上的人多是沉默的:骑电动车的,提菜篮的,低头看手机的。偶尔有孩子指着江面喊:“看,大轮船!”大人便敷衍地应一声。一切平常得近乎寡淡,却也安稳得让人心安。

每次去武汉,我也要坐一回当地轮渡。那是长江,浩荡得很。站在轮渡上,人一下子便小了。江风猎猎,吹得衣襟鼓起来,像要飞。船一开,便想起毛泽东的词:“才饮长沙水,又食武昌鱼。万里长江横渡,极目楚天舒。”真是好气魄。

浪打过来,船身微微地晃,人跟着晃,心也跟着晃,晃出一点莫名的豪情来。一次,靠在船舷上,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,粼粼的,碎碎的,像谁撒了一把金箔。对岸的龟山电视塔影影绰绰,如一支蘸饱了墨的笔,竖在那里。江风里飘来热干面的芝麻酱香,又混着鸭脖子的辣味,竟也不觉唐突。武汉的朋友说:“武汉人过江,是家常便饭。”

可在我看来,每一次过江,都像一次小小的远行。

我曾在南京待过几年,南京也有长江轮渡,从下关的中山码头到浦口去。下了船,便是当年朱自清写《背影》的浦口火车站。那时我总爱在周末下午,坐轮渡去浦口,在旧铁轨旁走一走。轮渡是慢的,慢得像一首老歌。江面上有薄薄的雾,远处的长江大桥隐隐约约,像一幅褪了色的画。船上乘客不多,三三两两,都安安静静的。我常想,当年朱自清的父亲,是否也坐过这样的轮渡?那个肥胖的、穿着黑布大马褂的身影,蹒跚地穿过铁道,爬上月台,手里抱着朱红的橘子……这一幕,在轮渡的汽笛声里,显得格外清晰。

有那么一刻,忽然觉得,时光仿佛从未走远。

留给我深刻印象的,还有广州轮渡,那是去黄埔岛的。珠江的水,比长江温柔得多,像一块碧绿的玉。船行得很稳,几乎是滑过去的。两岸的榕树垂着长长的气根,在风里轻轻摇。到了黄埔岛,上岸便是黄埔军校旧址。那些斑驳的墙壁,那些旧时的照片,都沉甸甸的。站在岛上,回望江面,想起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。那时候,多少热血青年,也是坐着这样的轮渡,来到这座小岛上,然后奔赴各自的战场。如今,江风依旧,这悠悠的珠江水,载着游人的欢笑,缓缓地流。

过江轮渡是一种奇特的交通工具。它不像桥,桥是冷的,是硬的,是急匆匆的;也不像隧道,隧道是封闭的,是一闪而过的。轮渡是软的,是慢的,是带着风、带着水汽、带着一点点摇晃的。它让你真正地“过”一次江,而不是简单地“越”一次江。浦江的轮渡,长江的轮渡,珠江的轮渡……各自流淌着不同的水,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生。

意犹未尽

最小的美丽

■魏鸣放 文

那一段日子特别。

有时有风,有时无风。

高高的树上,高声的知了,下了。低低的櫟木,低哑的纺织娘,上了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。”知道的人知道,“莎鸡”就是纺织娘。它的得名,相似于自己的叫声,正是古代织机“轧织,轧织”之声。

纺织娘与蝈蝈一样,同为螽斯科昆虫,为什么不能进入四大鸣虫(蝈蝈、油葫芦、蛐蛐、金钟儿)之列?同样的,它们也从来不曾进入花鸟市场。

但如果有一天,当你亲眼看到了它的婴幼儿时期,必将有另一番深沉的感慨和遐想。

夏秋之夜,就在田边、荒地和杂草上,一般行人罕到之处。这时,你一个人行走,就会发现,一些藤蔓植物的叶子上,经常立着一粒粒会动的“绿豆”。

那一种藤蔓植物,不是别的,正是一种野草。它们叫葎草,又叫拉拉藤。它们的茎、枝、叶柄上,长满了倒钩和尖刺。

那些长着刺钩的葎草,正是纺织娘幼虫的安全岛。

清淡的月光下,淡绿的叶子上,一颗颗会动的“绿豆”,连同绿叶一起,泛着一种朦胧的亮与暗。

尤其是在,一个人的河边,在或明或暗的月光下,那一些藤蔓植物,连同这一粒粒小的“翡翠”,像是一段如雾一般远去多年的醉梦与醒来。

那就是,小小的纺织娘,一只、两只,像是一粒粒绿色的水珠,一颗颗立在静静的叶子上。叶上有风,它们不动。叶上无风,它们也不动。

小小的头上,长着一双超长的触须,竟然长达自身体长的二到三倍。

它们在静静的月光下,以一双长须,悠悠地转,无声地动,一条条,一支支,无不像极了戏剧演员头上的超长“翎子”。幼小的它们,六足纤长如丝,脚高头低,尤其是,那最后一双大长腿,同样超出自身两倍,真可谓足以“碾压”尽所有大长腿国际超模。

这里,是一片无人的世界。

你想拥有,又怕弄出动静。因为,就在刹那之间,那一只小虫会没了,跳了。那是,它们落到了叶子的下面。在这样的黑夜,你不可能再次找到。

其实,它们不会逃走。你静,它们也静。你动,它们也动。

这时,你应该抬起头,再看一眼天上的月亮,那是一段如梦一般迷幻的月光。



等待 ■苏春生

杨浦记忆

条头糕里的弄堂

■王冬 文

20世纪80年代,我出生在皖北淮河之滨的小县城,按照划分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的淮河来说,我应该属于北方人,骨子里透着北方的爽朗,然我的父亲是上海人,那我也算是南方人,与上海这座海派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每当蝉鸣初起,父亲就会带着我搭乘七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前往上海爷爷奶奶的家,在那片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弄堂里,度过一个个难忘的暑假。

爷爷奶奶家位于杨浦区,弄堂四通八达,有的弄堂走出去是海州路,有的走出去是波阳路或是腾越路。那时的清晨,弄堂口便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浮世绘。

晨光熹微中,煤球炉上蒸腾的热气是湿润的,带着一种朦胧的质感扑面而来;油条在滚油中翻腾的焦香,听在耳中是噼啪作响的酥脆节奏,带着金黄色的暖意;咸豆浆里紫菜虾皮的醇厚,入口滑嫩如丝。而那一声声软糯的吴侬软语吆喝,听起来也是甜丝丝的,像化开的麦芽糖,黏住了匆匆的步履,交织成一首独属于上海早晨的感官交响曲。而在那一片嘈杂与香气中,我的目光总会第一时间穿过人群,锁定在那个卖条头糕的小摊上。

那时的爷爷身体还硬朗,背脊挺得笔直。每天清晨,他总会提着一只斑驳的竹篮,穿过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的人群,为我寻回一份热气腾腾的早点。竹篮里,除了上海人雷打不动的“四大金刚”——大饼、油条、粢饭、豆浆,总少不了我心心念念的条头糕。

那白白嫩嫩、长条形的糕点,静静躺在油纸上,仿佛初生婴儿般细腻,散发着糯米特有的清香和红豆沙的甜意。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洗净手,拿起一根,轻轻咬下一口,外皮软糯弹牙,带着微微的韧劲,内里细腻香甜的豆沙馅在舌尖化开,那种绵密的口感瞬间填满了整个口腔。那甜味,顺着喉咙一直暖到心底,是童年最纯粹的快乐,也是爷爷无声却厚重的疼爱。

岁月流转,我回到上海参加高考,在上海读大学,后来一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,这座城市的节奏快了许多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许多旧时的风景也悄然改变,弄堂渐渐隐退。但每当我路过南京东路与浙江中路路口时,看到上海著名的中华老字号“沈大成”那块金字招牌时,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。

走进店里,买上几根条头糕,此时的我,买它更像是一种仪式,它是记忆的载体,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,让我依然能触摸到那份属于弄堂的温情,致敬与追忆那段过往岁月。

世相百态

麻雀

■张勤 文

那日,在小区里散步,见一个小男孩指着远处的一只大鸟问妈妈,这是不是麻雀。年轻的妈妈笑了,哪有这么大的麻雀,这是鸽子吧。我一瞧,那其实是一只闲庭信步的珠颈斑鸠。

如今生态环境好了,小区里不时能看到喜鹊、乌鸫、斑鸠等鸟类,反倒是麻雀有些稀少,且因个头小,颜色不鲜艳,难以引人注目,难怪这位小朋友不认识麻雀了。

乡间长大的我,以前见得最多的鸟类就是麻雀了。那时四周都是成片的田野,林木覆盖率低,不适合体型大的鸟类繁衍生息,只有麻雀坚守在每一个村落,乡间的麻雀跟农人一样过着忙碌辛劳的日子。

春天万物复苏,昆虫也多了起来。麻雀捉虫的本领没有大山雀等嘴尖的鸟儿专业,好在它们要求不高,有啥吃啥,荤素不嫌,虫子草籽都能果腹。此时,麻雀还要忙着筑巢,它们筑巢的技能也比不过燕子等嘴巧的鸟儿,但麻雀随遇而安,灌木丛、屋檐下、瓦楞里衔些枯枝落叶,拔几根羽毛,就能把家安下来,不误生儿育女。

乡间的麻雀最开心的日子当数秋天,每天醒来,田野里满眼的稻谷,可以过上短暂的饭来张口的舒坦日子。见到麻雀们不劳而获,农人不甘心,就会扎几个稻草人插在稻田里,吓唬麻雀。但麻雀很会察言观色,见稻草人整天保持着同一姿势,吃准了这根本不是真人,也就不怕了,甚至还会停落在稻草人头上示威,撒欢、擦嘴、拉屎……因此乡间一度将麻雀视为害鸟,小伙伴们人手一把弹弓,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麻雀。

冬日里食物难觅,麻雀们的重要据点是乡间人家的鸡鸭棚,见有人给鸡鸭投喂食物又走开忙别的事去了,就会有胆大的麻雀带头飞落下来,试探有没有危险,确认安全后,紧跟着就有一群麻雀纷纷飞落下来,混在鸡鸭群里抢食。

乡间的麻雀警惕性极高,稍有风吹草动,只要有一只突然起飞,其它的都会蜂拥而起,你追我赶成群结队地飞走了。吃饱了的麻雀,爱栖落在枝头,或梳理羽毛,或互相嬉闹,你一言我一句,一如乡间的农妇,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

有趣的是,我住到城区后,发现城里的麻雀和乡间的麻雀大不一样。生活受季节的影响不大,食谱有了改变,除了捕食虫子、采食果实,吃得更多的是人类散落的食物。它们和城里人一样,见惯了大世面,见到人并不害怕,在街上遇见近在咫尺的麻雀,也依然悠闲如故,不慌不忙地啄食行人掉落的面包屑、瓜果核。到了晚上,也不像乡间的麻雀那样到僻野的树林、竹园里去歇息。而是就在车水马龙、路灯通明的行道树上歇脚,每到黄昏,街道两旁高大的白玉兰、梧桐、香樟树上的麻雀,叽叽喳喳的声音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。

有时我在想,既然城里衣食无忧,乡间的麻雀为啥不飞到城里来呢?或许麻雀也有方言,乡下的麻雀难以融入城里的麻雀群,也不习惯城里的嘈杂环境吧,乡间的日子虽清苦些,却更自由自在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yptimes@163.com,欢迎投稿

本报地址: 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 65653113 邮编: 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